



乡土，藏在一坛重阳黄酒、一堵夯筑土墙，也在远山歌谣与心底念想之中。本版四篇作品，皆根植十堰山水人间。作者以一坛家酿黄酒，写岳母温情与故土牵挂；借老屋黄土墙，记录夯土岁月、家风传承；诗作者则道出游子回望故乡的怅惘。文字质朴真挚，于烟火旧物间打捞乡愁，回望根脉，读来暖心。——编者

九月九的酒

■聂厅

“九月九，酿新酒，好酒出自咱的手。”看电影《红高粱》时学会了这首歌，那时并不明白，为什么非得等到九月九才酿新酒。后来在岳母家饮了酒，才慢慢懂得：九月九不只是一个节日，它是酒坛口那层黄泥将被敲开的时刻，是粮食化为佳酿、是外乡人变成女婿的日子。

十堰是我的第二故乡。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第一批进入十堰的建设者，八十年代初，我也移居这座城市，在这里读书、升学、参加工作。真正接触当地黄酒，是恋爱以后。女友，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，张湾区黄龙镇人。确立恋情后，按当地规矩，要拜见准岳父岳母。

“新女婿”上门那天，全家颇为重视。大姐一家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夫妇全部到位，桌上的菜堆得放不下。新女婿头一回上门，自然要招待好，尤其要喝好。酒是自产黄酒。席上男士每人一碗，酒刚温好，还冒着热气，酒体呈淡红色。二哥说，这是今年做的新酒，就是等着我“回来”开坛儿。

这番热情，我定不能推辞。满饮一口，却差点吐出来。第一次饮这东西，未适其味：微苦，还有少许涩。就像初喝啤酒觉得像涓水，习惯后方得其真味。三哥见状，连忙端来白糖，舀了两勺进去。待糖化开，苦涩味去，酒味才浮上来，渐渐有了“感觉”，那餐竟饮了三小碗，我的酒量总算是得到了“舅馆儿”的认可。

娶了当地人，自然会喝当地酒，这也算入乡随俗。后来每次回去，岳母都会给我装一塑料壶，十斤一壶。酒喝完时，便是我下一次回去时。夫人打趣我是个“讨债鬼”，酒好喝，我也厚着脸皮跟二哥、三哥一起往家里拎。

岳母家的地下室有十个酒坛，大的能装百斤，小的也能装四五十斤。据岳母说，每年要做三百来斤糯米的酒。以前只有三个儿子喝，现在又多了一个。我只能奉承：“谁让您做的酒那么好喝，都让我上瘾了。”女

婿是半个儿，岳母自然大方。

后来喝过房县的黄酒，也喝过郧阳区亲戚家的，各有各的好，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少了什么呢？大概是少了一声“开坛儿”。

岳母开坛时，会用刀背轻轻敲那层黄泥，嘴里念一句：“开坛儿——”黄泥碎裂，塑料布揭开，酒香填满屋子的角落，令人陶醉，但更令人陶醉的是岳母的祷语。那声音不高，却像从坛底升起来的，带着糯米的甜、酒曲的黏、时间的慢。

九月九后的几天，岳母的首要任务便是做满一坛坛酒，总是从早忙到晚，酒做完，腰都快散架了，只能让岳父捶敲缓解，却从不说辛苦。几十年里，除了恰逢休息回去，我几乎未帮上忙。“只知黄酒香，不知妈妈忙。”是大多数饮酒儿女的真实写照。结婚后，岳母每年都要到我家做一坛酒，就是为了我“随取随饮”。岳母也是母，天下母亲对儿女的爱都是一样的。

父亲那一辈，用铁锹和钢钎把十堰从山沟里刨出来；岳母这一辈，用糯米和酒曲把日子从坛子里酿出来。我住在城里，会说普通话，也能听懂十堰话。黄酒是本土递来的一根线，岳母把它系在我这个外来女婿手上。她一走，线就松了。每年九月九，总觉得该往哪里打个结，可坛子不在了，连带着那个会喊“开坛儿”的人也不在了。

又是九月九，又到了黄酒飘香的季节，可我家的酒坛已不知去向。自岳母去世后，我就戒了酒。夫人和我未得酿酒“真传”，这门手艺恐要在我们手上断档了。

风从山坳吹来，仿佛浸着酒香，可那酒香极淡，淡得像坛底最后一口酒，舍不得喝，又留不住。九月九还会来，只是再无人用湿黄泥封住一坛秋天，再无人把女婿当儿子喊。

入夜，新酒在梦里开坛儿，满屋子都是旧年的酒香。

黄土墙上的年轮

■贾海燕

秋风掠过田野时，总会带来一丝熟悉的土腥气。这气味让我想起老屋的土墙房——那些用黄土和汗水筑成的墙，正像老人脸上的皱纹，刻着岁月的痕迹，也藏着时光的秘密。

房县九道乡老屋的土墙房分两种年纪。正房的墙是六十年代初父亲亲手夯的，厢房则是八十年代中期父亲带着大哥和二哥建的。两道土墙相隔二十多年，却同样带着手掌的温度。

记得建厢房那年我十岁，看着大人们将松木夹板竖成模具，填进筛过的黄土。黄土需选用黏性十足的，再掺入切碎的麦秸。填土时不能贪多，每次只铺平墙夹板，填多了难以夯实，填少了又白费功夫。夯墙的人要站成弓步，木杵落下时，伴着两人的吆喝声，你一杵我一杵，将墙板内的黄土层层夯实。

我最初只是递水的小帮手，后来父亲让我试着夯墙。“手要稳，心要静，”他握着我的手说，“土墙如人品，虚不得半点。”木杵比我的胳膊还粗，夯下去震得虎口发麻，可看着黄土在脚下渐渐变得坚实，心底竟生出莫名的成就感。大人们夯墙时会喊“嘿哟、合哟”一类的号子，调子简单，却能让夯墙人的力气往一处聚。那号子声混着木杵的闷响，在田野间回荡，像大地的心跳。

土墙是慢慢“长”高的。每天从日出夯到日头偏西，墙夹板便向上抬升几层，新土叠着旧土，墙就一点点增高。夯好的墙面泛着金黄色，在青山绿水间格外醒目。

土墙的神奇在于它的“呼吸”。夏天，外面的热浪被厚墙挡住，屋里总比外面低五六度；冬天，墙体又慢慢释放白天蓄积的阳光暖意，屋内暖烘烘的。最妙的是梅雨季节，砖房容易返潮，土墙却能调节湿度，墙根虽有些湿润，屋里却干爽宜人。爷爷说，这是黄土的灵

性，“它养人，人也养它”。

土墙房里藏着许多声音。雨点打在瓦上，是“沙沙”的轻唱；北风刮过墙缝，是“呜呜”的低吟。这些声响混着家人的谈笑声，织成一张温暖的网，网住了无数个安睡的夜晚。

可土墙终究敌不过时光。爷爷在世时，总爱坐在墙根下晒太阳，用烟袋锅敲着墙面：“这墙啊，比人结实。”如今他走了，墙也老了。可每次我把手贴在墙上，仍能感到一丝暖意，仿佛爷爷的体温还留在里面。

六十多年的老屋，宛如一位沧桑老者，静静伫立在岁月长河里。斑驳的土墙壁，像是被岁月肆意涂抹的画卷，每一道裂痕都镌刻着往昔的故事。前两年，老屋在大哥二哥的操持下完成了彻底翻修。老屋翻修完工那一刻，我仿佛看见它旧日的模样与如今的新貌交织在一起。它不再是一座破败的老房子，而是盛满生机与回忆的家。走进老屋，记忆愈发清晰，却再也闻不到那股熟悉的黄土气息。

偶尔回老屋看看，土墙在夕阳下泛着柔和的光。墙外果树年年结果，只是再没人坐在墙根下讲故事了。我忽然明白，土墙不仅是一堵墙，它是一个家的骨骼，是岁月的容器，是几代人情感的寄托。

那些夯土墙的日子，那些木杵起落的节奏，那些墙里的虫鸣与墙外的风声，都成了回不去的时光。可每当秋风携来土腥气，我仍会想起父亲的话：“土墙如人品，虚不得半点。”这朴实的话语，和那黄土墙一样，早已夯进我的心里，成为生命中最坚实的底色。

黄土墙会老，会塌，可它承载的记忆，却像墙里的黄土一样，永远不会风化。因为那是家的味道，是根的印记，是我们无论走多远，都能循着气息找回的故乡。



二荒坪，我的故乡

■王贤华

苍莽的大山深处，生我养我的地方
远古的神农北麓，有养育我的爹娘
高大的梭罗树下，藏着儿时的秘密
我在南国的夜里，凝望着那片穹苍

芭谷糝儿给了我营养
野莓花儿散发着芬芳
花鼓子歌声清澈悠扬
制竹橈溜冰何等欢畅

丹水之源，北国水塔
我们守着一汪碧水
天桥垭来，古盐道上
挑夫背影走进风里
长坪之巅，百草坝里
神农尝药的传说
一声声在耳边萦绕
像老屋梁上的回音
老林深处，雾锁山梁
红毛野人的传说在风里摇晃
一声声飘进了梦乡
像外婆怀里那抹温柔的星光

时光岁月如水流淌
游子依依千里梦长
哪怕前路坎坷迷茫
乡音伴我漂泊四方

心归处

■黄天申

多么耐人寻味的比方
故乡，是心里不变的圆心
两边摊开离别与回望

无数漂泊的人，穷尽大半生
一心想要回到那核心
一路风尘，来来往往
到头来大多只能在外围游荡
在离别和思念之间来回辗转

远远望见老家那一点灯火
就站在时光边上默默张望
总想沉进旧日的烟火里
可重重山水横在眼前
能够真正心安归乡的时候
实在太少

故乡永远盘踞在心的正中
而我们，多半只流连在它的边缘

作者地址：十堰市老虎沟路22号

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@163.com